

聖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四

雜識八首

道之大原出於天義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
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
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皋君臣也而並此唐虞
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
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
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

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
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
得其傳焉我朝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
載之下其時有邵子者亦非常人也二程子則師
於周子張子則友於二程而傳其學中興而後又
有朱子集周程張邵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
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通
而言之則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

也洙泗魯鄒道之利也濂洛關閩道之貞也分而
言之則羲農其上古之元乎堯舜其亨禹湯其利
而文武周公其貞也夫子其中古之元乎顏曾其
亨子思其利而孟子其貞也至於周子則我朝之
元也程張則我朝之亨也朱子則我朝之利也然
則孰爲我朝之貞乎哉未有也然則其責可以終
無所歸哉不可也嗚呼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
聖賢之學但在天理人欲上用功天理之發苟不剛

以克之吾未見其不爲人欲所奪也人欲之萌苟
不剛以鋤之吾未見其不爲天理之賊也昔程朱
夫子皆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絕之見慨然有求
道之志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愚生十有九年
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夫子
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嗚呼可不懼哉可不念
哉况天之所以拂亂於我而增益其所不能者方

新乎則又安可不改過遷善而滌其舊染之污以
圖自新也嗚呼可不學哉可不勉哉
君子小人之分理欲之間而已矣自今以往苟乘此
一念之怨悔而擴克其天理尚庶幾乎其或尚因
循不改而顛冥於人欲則其爲小人之歸也必矣
嗚呼身也者非吾之身也父母之身也父母之所
以生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孝
至於此極也身也者非吾之身也天地之身也天

地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仁至於此極也嗚呼人情不知道而身不行道猶云可也今亦既畧知道矣而乃至於違道無乃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乎嗚呼何其繆戾若斯之甚也

天之生是人其生也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人之有是性其發也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心統性情者也性具於心情發於心而言則心之聲也情動於

中則外必形於言昔人之所以作詩者由此也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愚謂三百篇未必皆然而其間發憤而作者蓋亦有之矣夫羞惡知覺人皆有之愚猛省昔情不知道時凡動作云爲之繆心術念慮之差安然處之恬不知怪其後畧有見識則凡一有非義理之正而不得其本心之安者其羞愧悔恨之情火於中而泚於面必至泄於辭以自道其惡而後其情得以

少紆焉此無他羞惡知覺之真心發見自然而然不能自己者也故凡吾所作之箴銘言語因有過而為之者過半嘗觀於詩賓之初筵迺衛武公悔過之作而抑戒之篇亦武公自警之辭也非其有過而為之與何則無為而言者其辭和以平有過而悔者其辭激以切今觀二詩辭氣奮厲旨意懇懇若將唾罵其身斥指其慝而惟恐其或恕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衛武公

之二詩其亦予所作之類也雖然過而愆愆而悔悔而言其視向之懵無所知固有間矣然亦豈願其常如此哉易不云乎頻復厲周子以人生不聞過為不幸而尤以無耻為大不幸者其意亦然孟子而後道學無傳儒者惟知以記誦詞章為事宋興大賢輩出覺癡指迷學者始知天下學術固不止於前二端之陋而已也新安朱子訓釋四書以惠後學使世之學者由是而學焉德至渥也今世

之士皆知尊尚其書而樂誦之矣曾不知四書中
之所言者果何事也古聖賢之所學者果何學也
嗚呼漢唐之儒不知讀其書而不能行其言者吾
無責焉已矣今世之士知讀其書矣乃徒慕其名
以爲高而不究其實之可用徒知從事於口耳而
不知反之於身心終身誦之而不知一言爲可行
不亦四書之罪人也乎澄爲此懼不惟不敢實亦
不肯今之世果有願與我同志者乎若有之吾將
與之遊干以共學焉

賦之名何始乎詩有六義一曰賦然有比焉有興焉
有一詩而全賦比興三體者焉不獨賦而已矣雅
亡於東遷風終於陳靈刪詩之後不復有詩六義
隱矣楚屈子遭讒放逐寫其忠愛眷戀之心誠貫
金石光奪日月其辭則興少而比賦多故後人或
名之曰賦宋玉之徒從而和之然高唐等作已非
騷體其後遂爲漢司馬楊班之賦豈復離騷比哉

然擬以今之賦則相去又不知其幾等也而子雲猶且謂之壯夫不爲使見今之賦則其言又當何如子雲身自好之猶爲此言使不爲子雲者則其言又當何如歷魏至唐愈昌愈變愈卑獨隋李諤能覺其繆曾謂今世之士大夫而所見反出於隋人後乎愚嘗愛致堂胡先生之言曰詞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遠矣聲韻四六本於詞賦而不逮賦又遠矣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

講求義理惟務採摘對偶一韻爭奇一字競巧緝績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昔芻狗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嗚呼旨哉言也然則今之賦其可醜也如此則將絕之而不爲乎曰朝廷方以此而設科布衣必藉此而進身士如有志於遜世離群則可矣然不仕無義愛身獨善

亦聖賢之所不許則亦姑從俗而爲之可也第所學則當求之於此外焉爾孔子之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何況於賦

人之一身具耳目鼻口而爲全人其或目而眇焉足而跛焉則皆以爲廢人矣爲其身之不全也人之有是疾也蓋未嘗不恨其身之不若人也人之見是人也蓋未有不懼其身之或若是也然有不幸而出於天疾則固付之無可柰何其或幸而無是疾而得爲全人顧乃不循理不畏法以至蹈於黥劓髡削之辟而有甚於跛眇之可耻可惡焉者當此之時雖痛自悔恨思欲翻東海之波以湔洗其前日之所爲而與其身之復全豈可得哉夫黥劓髡削顯然有迹而可見者也猶或不知避以至於陷焉而後悔則夫無黥劓髡削之迹而其可耻可惡之實猶有甚於黥劓髡削者固冥冥然入於中而不自知也嗚呼人之一身幸而得爲全人而乃

不自謹重以至陷於刑辟矣則亦將如之何哉其亦畫今以始而自新焉可也悔往者之不可及則亦圖來者之無或再焉可也雖然孰若謹之於初者之爲得哉一非足以害萬善而萬善未足以蓋一非也縱使後之善可以蓋昔之非其視夫終始粹然無一欠者固有愧矣然則君子之有意於謹身而免過者其亦於其初而謹之也哉旣不能自其初而謹之則亦及其未至於是而速改之也哉

不能謹於初又不能改於中而所以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焉其亦可哀也已然則君子之有意於改過而遷善者其可不深思而熟監於斯歟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常以父母爲心而已矣人而常以父母爲心則所以謹其身者將何所不至哉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憂而憂焉父母喜而喜焉行必不招辱也言必不招忿也其順必足以事長其忠必足以

事君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名位之貴而不慕也
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貨財之富而不慕也惟知
父母之可慕雖有聲色之紛華而不慕也一瞬息
之間未嘗忘父母則無瞬息之過矣一毫髮之事
未嘗忘父母則無毫髮之過矣孔子以謹身為庶
人之孝而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能事其親然人
能思所以孝於親則自知所以謹守其身矣使一
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母為心則是忘其身
之所從來者而又何能知所謹守哉曾子曰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至哉言也學者苟能深有
體於其言則於父母自不能忘而於身自不能不
謹矣克之以至其極則雖堯舜文王亦不外是嗚
呼此孝之所以為至德也歟

主箴五首

勤箴

夏而不扇冬而不爐思則徹曉得則疾書我思古人

關洛之儒勤哉勤哉毋替厥初
昔頃來書卷易古人
謹箴

生而請事動言聽視死而知免戰兢臨履我思古人
洙泗之子謹之謹之一如其始

予始讀朱子訓子帖而得勤謹二字每常思
之竊謂此二字真持養之要經為學之先務
也勤則德性無所懈問學無所倦謹則宅心
無所放處事無所失苟能依此二字行則於
聖賢之道庶乎其可至矣

理一箴

或問予天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
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
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
於穆不已天之為天斯其為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
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
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

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爲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而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食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矢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

其清其美則為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
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為聖人至誠無妄
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
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內物為最賤天地與人
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贊下甘物為
上知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
人自為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
奈何為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為百行
別為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
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
心為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曾在天曰理在人曰心
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天
訟惡歲

吾之一心其德本完養而無害心廣體胖少有間之
兢兢不安是以此心閑之惟艱大哉仁乎人之安宅

伊欲求安謹無戕賊惟理是循一私必克纖欲尚留
安胡可得所謂欲者豈必在事念慮微差陷天私意
天理至安曠而弗居人欲至危甘遊其途謂吾無知
思亦嘗至知而復蹈何如其智謂吾無耻心亦知愧
耻而復為何可謂義嗟予小子氣質汚卑用力於學
有年于茲累月檢束成之不足失在斯須壞之有餘
險哉人欲匪不克灼猶為牽引而不自覺賊吾心德
害吾天樂爰作此箴以訟其惡

謹言動箴

君子所重惟言與動凡言必敬凡動必正謹言伊何
言必可師辦事說理讀書誦詩鄙俚之辭棄慢之語
一出諸口如茹糞土謹動伊何動必可式周規折矩
趨徐拱翼毋傲毋輕毋惰毋側雖在暗室如對賓客
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夫子之學顏子是傳容遠暴慢
辭遠鄙倍曾子之學敬子是誨大聖巨賢惟此之謹
嗟予小子其敢弗盡天資匪高俗染彌深不能自覺

以蕩其心江流滔滔砥柱屹立往不可追來猶可及

非豈也既非豈也... 大下之學... 子... 也...

非豈也既非豈也... 大下之學... 子... 也...

非豈也既非豈也... 大下之學... 子... 也...

非豈也既非豈也... 大下之學... 子... 也...

非豈也既非豈也... 大下之學... 子... 也...

非豈也既非豈也... 大下之學... 子... 也...

銘十八首

敬銘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

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

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謹恐懼

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

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

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

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愷梯孔之溫恭孔顏往矣
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
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
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
泯若圭角春然心腦如玉之潤如酒之醲醉而益背
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大哉敬乎至哉和乎其仁義之用禮樂之本
乎敬近義和近仁敬爲禮和爲樂敬者嚴肅
齊莊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意是故敬則常
惺惺地而本心不放外物莫干和則活潑潑
地而天理春融人欲淨盡敬則如小程子之
嚴厲立尺雪者凜如也和則如大程子之渾
厚坐春風者溫如也敬則如張子之氣質剛

毅德盛貌恭肅如也和則如周子之脑中洒
落光風霽月盎如也敬則如孟子之秋殺而
泰山巖巖毅如也和則如顏子之春生而和
風慶雲藹如也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
百妄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嚴師側淒淒乎
其似秋而不自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
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
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自知手
之舞足之蹈也范氏曰禮之體主於敬而其
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
所由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
樂勝則流故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
言敬與和二者不可偏於一也然愚觀偏於
敬而失之離者鮮偏於和而失之流者多蓋
敬者必和和者不必敬借使偏於敬而不能
濟之以和猶不失爲狷介苟偏於和而不能

主之以敬則必墮為不恭况乎未有敬而不能和者也若和而不能敬者則有之矣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柳下惠聖於和而孟子猶或以不恭病之然則敬勝則離和勝則流固也然與其流也寧離矧未必果離邪聖賢雅言敬而罕言和豈無意哉學者儻專務於敬而能敬焉則雖不期於和而自和矣故吾於二銘以敬為先而和為後亦周子之禮先而樂後之意云

顏冉銘

我思古人明發不寐卓彼先覺顏冉二子主一持敬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使民如祭非禮勿言非禮勿履非禮勿聽非禮勿視蟬蛻人欲春融天理彼何人哉晞之則是斬絕自新從今以始自然自艾處仁遷義指天為誓鏤心為記吾雖不敏事斯語矣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固本白一旦不類其垢
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黑齒雖汚漱之則即
無固雖垢類之則即不體雖黑其形浴之則瑩然如
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面本無垢
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黑也實自成齒
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固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
本白而我自黑誰之慝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
一旦類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

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潔雪舊染維新而
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
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
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
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
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當以不
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旣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
武人然

自脩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口鼻手足四肢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紛兄摟女食色乃得將紛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猶謹其獨

自脩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
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
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
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口鼻手足
四肢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
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
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
施之於家則如此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
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
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紛兄摟女
食色乃得將紛將摟不亦太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
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
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猶謹其獨

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日食無求飽
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口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
貪淫盪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耻
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今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
是能為子苟弟於兄是能為弟能為子弟他不外是
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為至然其為道

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
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
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
名為周徧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
特不為耳嗚呼仁義為之由已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已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
但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

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
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
或敵在內驅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
禍胎猶在守備一踈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
區區固守敵敢力闢一日克已隨即復禮天下歸仁
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
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旣已芟夷復蘊崇之絕其本根
殖則善信無復蝨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學亦然
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顏直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悔過銘

穆公悔過爰作秦誓武帝悔過棄輪臺地悔不可有
亦不可無不可無也其可長歟悔雖可有然不可再
是以君子有過則改不遠而復乃可無悔旣悔而後
亦猶未害悔而復悔岌乎危殆頻復之厲大易有戒
思昔顏子過而不貳有一不善未嘗復行如得一善
拳拳服膺纔知差失便不更然慊於已者不再萌焉

思昔太甲度以欲敗其後三年自然自艾處仁遷義
反躬引罪卒為賢君克終厥德推所從來一悔之力
悔心之生良心之萌乘此憤悱有大發啓當悔之餘
惟新是圖朝雖為蹶暮可為虞當悔之時不圖改之
是乃自棄小人之歸

矯輕銘

吾聞君子不重不威立屹然而如山坐凝然而如尸
足縮縮如狐之疑手翼翼如顰斯飛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欲言則如有鬼物捫其舌欲動則如有桎梏拘
其體毅然兮色不可犯儼然兮人望而畏將矯輕而
為重如揉曲而為直變惡質以為良最不可以不力
能循是而學焉可進進乎聖域

警惰銘

漏下一滴間天行幾萬里一日而一周無時暫停止
天以理賦物人獨得其全天特大於人人特小於天
形有大小理則一焉天行不息人所當體日有孳孳

斃而後已禹寸陰是惜舜雞鳴而起相大聖而且然
矧狂簡之小子是必勵自強之志變昏惰之氣終日
乾乾夕猶惕厲晝無息之敢閑坐待旦而不寐見進
未見止後生誠可畏失今而不為勿覺老將至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道體本若是我心當何如宰予
晝寢夫子深誅朽木兮糞墻何可以雕朽勇猛奮躍
而不已造次顛沛之不渝雖超賢而躡聖亦豈俟乎
改途惰之不警自棄也吁

明德銘

此心此德如鏡如水物來畢照明徹底裏云胡或昏
塵集風起云胡復明塵去風止靜無撓心動則察理
明斯昭昭大用全體

誠善銘

此性此善我固有之是曰天真而匪偽為云胡未誠
或間以私人所未覩謂彼不知神也與俱豈其可欺
誠斯慥慥莫顯乎微

率性銘

仁義禮智性同一初隨其氣質而有萬殊惟性所稟
湛然粹然率其所性無一不全苟非聖人其率各偏
或相五什或相百千在物尤賤窒塞蔽蒙間有含靈
一罅僅通物不能人人則可聖蓋由乎學以復其性
復性之學其功有二知性其先養性其次若何而知
格物窮理若何而養慎行克已知則知天養以事天
孟子之云子思所傳天之自然率而循焉人之當然
知而養焉有實造詣非虛語言因孟溯思勉旃勉旃

遜齋銘

粵稽商訓惟曰遜志聿觀周誥亦曰遜事遜之爲言
其意曷謂謂當卑順謂宜退避卑順伊何順禮順義
退避伊何避權避勢理義謙謙致福之原權勢炎炎
召禍之門謙若流水未久滋液炎如火熾奄忽滅息
心常卑下不欲尊己身常退後不敢先彼自下者尊
自後者先一遜之餘百嘉萃焉有扁有銘朝夕警惕

神所扶持俾爾多益

省吾齋銘

吾之爲吾疑氣成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
任吾所趨兢兢惕惕慎乃馳驅私邪險艱省之鉏之
公正平易省之劬之已如不疚內省而愜彼或不賢
自省而懾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覩機張吾省斯度
曾省者三臯省則屢夕省及朝晨省至暮晝之所行
夜可告神夜之所思晝可語人俯仰無愧心安體舒
省焉若是吾知免夫

敬齋銘

惟周學聖云主乎靜惟程學周曰主乎敬惟敬故靜
惟靜故定定故不遷心得其正定而無適虛明若鏡
應而無二公平若科湛然澄瑩不將不迎斯敬之功
存我恒性

忍恕堂銘

百字可以睦九世一言可以行終身中人之行聊以

寡然君子之道將以同仁苟內所宿藏渙兮冰雪之
銷則外所周被益然天地之春是知有事於怒者恐
不必有無事於恐者恕不容無斯其可與論元氏名
堂之意乎

紀夢 一首

詩不云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不云乎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天之有雷動蕩九垓擊無不摧震無不頽
陰包陽外陽奮陰內相薄相軋響聾醒聵當春一轟

啓蟄發萌土脉以酥萬物以生斷石碎鐵巨木奄折
凡遭之者罔不糜滅起天之旁將奮將揚其聲鏗鏘
若尋若常金蛇一掣過眼一瞥其聲烈烈如破如裂
其在於易與風交激雷風為恒風雷為益與電而同
曰噬嗑豐豫出地奮復在地中雲雷屯卦雷雨作解
山上小過澤上歸妹山下則頤澤中則隨天上大壯
天下無妄海而為震其成尤迅震震百里驚遠懼邇
大哉夫子象傳示警君子以之恐懼脩省恐而戰戰

懼以兢兢是以君子雖夜必與謹備其身思省其過
是以君子衣冠而坐心神念慮無敢不敬事為舉措
無敢不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慄慄危懼若隕于深
彼天之怒有時而舒此心之敬無時而渝彼天之威
有時而霽此心之畏無時而替維昨之夜仲春之晦
于彼中宵形諸夢寐目有所見赫然電明耳有所聞
劃然雷聲夢中自言恐或有愆天譴予也亦傲予焉
夢中自喜欲圖勗勵恍然而悟肅然而識吾心即天
至靈至神雷形諸夢雷固非真所貴此心隨觸隨覺
豈必真雷而後惕若我問天君如何則可天君答曰
嚴師事我凡汝一身我實為主範我馳驅攝以規矩
以理制欲以志帥氣靜而居仁動而由義功深力到
全體渾涵與聖人一與天地參予且而起筆之於紙
常真于懷自強不已

五興

水玉泉火黃稗

天理難瑩人欲易勝惟不知敬遂情其性爰作五興

于以自省

始吾立乎溪湄相彼水之清兮湛乎其燭鬚眉天光
泓其明兮彼癡兒兮溷以泥兮誠可悲兮

右水

始吾陟乎岷西相彼玉之色兮粹乎其無一疵瑩乎
其甚白兮涅以墨兮白其黑兮白其黑兮良可惻兮

右玉

相彼微泉始涓涓兮積而成淵勢滔天兮以汨汨兮
以沒沒兮一滴之泉不可忽也如欲遏之迨其方出
兮

右泉

彼火熒熒一明星兮煽而燎原燄張天兮不可邇兮
矧可止兮一燼之微不可欺也如欲撲之迨其微之
時兮

右火

一粒莠稗苗之害兮曷其除之維農夫兮勿使能育

兮恐賊嘉穀兮其除之兮根尚宿兮雖除之兮害猶
蓄兮假以歲月芘其生兮稂吾之稂莠吾稂兮周任
有言必絕其本根兮

右黃稗

講義答程教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
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
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愚嘗聞之曰欲與思皆心之用也外有所慕者謂之
欲內有所省者謂之思是欲者用心向外而思者用
心向內也大凡人之有所慕於外者必其已之無是
物也若已有是物則亦無所慕於外矣珍寶玩好已
所無也則有見人之珍寶玩好而欲之者矣耳目鼻
口已所有也則未有見人之耳目鼻口而欲之者也

今夫人之欲貴也徒見夫高堂數仞椽題數尺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徒見夫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徒見夫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嗚呼曾不思彼皆外物而已矣孰若我所自有者之為足貴哉我所自有何以欲為抹黛以為眉華則華矣固不若吾天然自有之眉施粉以為白妍則妍矣固不若吾天然自有之白公卿大夫之尊榮貴則貴矣固不若吾性分中自有之貴也人有貴於己者何必外物之貴是慕且所謂貴於己者果何物哉蓋天之生是人其生也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是性其發也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推以處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事物之間也蓋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當然之則若探其本原而要其極致則雖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不過此苟能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則舉

天下至美至好可羨可慕之物皆不能以易此樂其
為貴孰加焉此夫子所以謂好仁者無以尚之正謂
人能真知仁之可好則天下之物無以加於此也愚
嘗聞之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
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又
曰君子以道克為貴身安為富而塵視金玉銖視軒
冕其重無加焉耳又曰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
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
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嗚呼茲
其所以為貴於己者與斯貴也人人有之特人自弗
用而不知其有耳蓋人之性則知愚賢不肖一也而
其氣質則不無清濁美惡之不同其氣清而質美則
自其初生已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循其性之自然其
或濁且惡也則其於己之良貴固憊然不自知其有
矣然人心之虛靈知覺其神明無所不通苟能反而
思之則無不可知者人所以不能知己之有是良貴

者亦坐於不思而已耳夫惟其不知有在我之貴也
是以不能無所慕於外物之貴者在我之貴有貴於
已者是也外物之貴人之所貴者是也人之所貴者
必待人以爵位加諸我而後貴是其貴有待於人而
非已所自有豈若吾性本然之善自然可貴者哉趙
孟晉卿之尤有權勢者能予人以爵位而使之貴亦
能奪人之爵位而使之賤受趙孟之爵位而貴者是
趙孟之所貴而已其貴非已自有也趙孟一朝而予之

則一朝而貴趙孟一朝而奪之則一朝而賤矣故夫

趙孟之所貴者趙孟亦能賤之也夫其必有待於人
之予我而貴又不能保人之不奪我而賤是其貴其
賤皆係乎人而已無與焉也其貴係乎人而已無與
則其貴亦不足貴也已若夫天所與我已所自有者
則人又烏得而奪之烏得而賤之哉由是觀之則已
之良貴爲足貴乎人之所貴爲足貴乎必有能辯之
者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詩大雅既醉篇之所

言本謂臣下醉於人君之酒飽於人君之恩意也孟子引詩斷章則其所謂飽者言其克足於中所謂德者言其仁義之得於心者也夫其仁義之克足於中也蓋有甚於膏粱之克其腹者又豈有願於人之膏粱以爲飽哉有其實者必有其名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雖不求名而名自至仁義克足於中則其令善之聞廣大之譽自有張施於身而不可掩夫其令聞廣譽之施於身也蓋有甚於

文繡之榮其身者又豈有願於人之文繡以爲榮哉是其所以不願於人者以其自有於己故也苟非其自有於己則始有不能不願於人者矣故孟子此章當分爲三節而觀之其第一節言人皆欲外物之貴而不知有在我之貴也第二節言外物之貴不足貴也第三節言人能知在我之貴則自不願乎外物之貴也第一節所謂欲貴者指外物之貴而言也所謂貴於己者指在我之貴而言也第二節所謂人之所

貴者指外物之貴而言也所謂良貴者指在我之貴而言也第三節所謂仁義聞譽者又指在我之貴而言也所謂膏粱文繡者又指外物之貴而言也內外界限截乎甚嚴孟子言之所以如是其深切者正以當世陷溺之深故耳嗚呼孟子之時陷溺之深者吾不暇論也居今之世爲今之儒自其牛角讀書惟曰吾爲應舉之文以取科第之貴而已一旦得官則自謂所學旣效而平生之志願遂一身之能事畢矣其間見識之頗明趨向之頗正者能幾何人哉蓋愚嘗求一人焉以與之共學而不可得也是以私淑於經而無所師獨學於家而無所友今先生乃推夫子與進互鄉之心而曉之以義理愚也伏讀三數不覺惻然有契於心者焉思欲有言而不知所以爲言也聊誦所聞如此蓋將演其義而未暇脩其辭也外有私錄二集乃平日自警之辭孝經定本一編又取他書之言孝者爲外傳十篇而編次未畢皇極經世續書

一編蓋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其後復推
古今治亂相禪之由若書與春秋則嘗欲集諸家之
善爲一家之解以補先儒之未及而方發其端未及
竟也姑以秦誓一篇隱公一年二年草藁爲獻以求
有道之正蓋多未定之見固有已覺其非而未暇銓
改者幸先生察其所以而終教之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四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五

序二十三首

象山先生語錄序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
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表所錄不無深淺之異
此編之旨乃其高第弟子傅季譽嚴松年之所錄者
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
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揚敬仲門

人陳埴嘗鋟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
洪琳重刻于家樂順携至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
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
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
而克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
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
生之所深憫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
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
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
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
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癡絕集序

昔予弱冠與郢程鉅夫同學臨汝書院時月香林君
以鄉先達日坐前廡位予二人朝夕出入以諸生禮
詣位趨揖然後退不十年事大異各去不相聞也而
鉅夫為達官位于朝予為農夫耕于野林君亦歸隱

於市又數年君暫出爲縣大夫客始相見予旣壯君亦老矣俱忘言不暇相問且相悲也一日君以詠史一編示予予每謂作詩難詠史尤難安得有人能一洗胡曾之謬者如君銅雀臺詩胡曾有是我君謂觀者必笑其癡而自名之曰癡絕意必有在余不敢臆度讀至申包胥楚人一縷垂亡命盡向秦庭哭得回至魯仲連六國旣亡秦一統如何却道帝秦非矍然曰誰謂君癡感歎久之再讀至馮道那知老子癡頑福曾見官家歷五朝至顧愷之可憐幾幅通神畫只入桓玄夾袋中爲之掩卷抵掌曰誰謂君癡誰謂君癡謂君癡者誰乎烏乎三五以至於今夢也今君有詠夢語也予謂君語爲夢亦夢語也彼此皆夢也而於癡人焉語之則其謂君癡也亦宜

虞舜民禮學韻語序

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

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
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辯名物矣而
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
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
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
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
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
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
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典詞子文李瀚蒙求開其
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或知其無
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長短
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摳而學者苦其難
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畧言教童子洒
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
有未備君子病焉江東虞舜民輯古經傳記成訓補
而綴之裁而成之名曰禮學韻語其事該其辭雅凡

程子之所未及陳氏之所未詳一旦悉具而無遺又
有名數韻語一書相輔而行既非千文蒙求無用之
言又無字句參差難讀之患幼而熟復於此長而階
之以稽全經可不謂之有功於初學已乎仁矣哉其
用心也舜民年踰五十志學彌篤其師謝氏節義士
也淵源所漸蓋有自云

女教之書序

女德之懿以柔靜淑慎堅貞修潔為貴雖其天質之
至美亦未嘗不資於教古之女教畧見於內則曲禮
之篇而今世之女子或教以文繡之工或教以詞章
之麗非矣相臺許獻臣蒐獵經史傳記摭其嘉言善
行名曰女教之書凡為女為婦為妾為母之道靡所
不具女子於女工之暇而能誦習焉則知如是者之
可慕可效而為之不如是者之可羞可惡而不為其
於世教豈小補哉夫自王公至於士庶人未有不須
內助之賢家之興廢往往係於女德之何如教之何

可以不豫也獻臣喪親而孝涖官而廉其身固可以
立教而又取前言徃行筆之於書儻其書之所以教
者盛行於世閨門之內奧室之中莫不感發於其言
薰陶於其行久而與之俱且將人人備女士之德不
惟世之父母得有賢女而為舅為姑皆有賢婦為夫
為子皆有賢妻賢母化成俗厚駸駸幾二南之風蓋
不難也然則是書其可與朱子小學之書並行者乎

虞氏三子字辭序

子生而名冠而字字有辭載於古禮經父自為辭以
教則猶孔庭道詩禮以命伯魚晉卿書訓戒以示無
恤之意也辰州踞儒學教授虞槃德常字其子宣曰
雷且曰新豈曰悅而授以辭其言曰雷在地中為復
雷行天下為無妄知善而慎守知不善而速改復也
知之明養之克動斯無妄矣又曰且者初日新明之
時苟能於學如夜復明而更新如日方且而未已則
昏可明弱可強又曰學以悅於己孝以悅於家忠信

以悅於國人斯言也至矣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宣也且也豈也其踐斯言乎庶幾如伯魚之克世其學奚翅如無恤之甚習其辭而已哉子及先生吾兄也槃猶子也宣且豈猶孫也是以識于其字辭之右方

金谿傅先生語錄序

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語錄僅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無也蓋先生平日教人專於心身上切實用功一時精神之感發旨意之懇到如良工斲輪大冶鑄金巧妙莫可彷彿也而可筆錄乎陸門高第弟子傅季魯人稱琴山先生其玄孫斯正示余語錄一篇所記三十五條將欲鋟木以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傳以邈陸由陸以邈孟在此而已安用語錄爲哉余雖有是言而其鋟木之意不能已遂爲之題其篇端節文

貞觀政要集論序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

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
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
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
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
太宗卓然爲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集朝廷之設
施君臣之間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
事彙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聖世亦重
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
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
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且爽之猷
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
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
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
要之書何可無也撫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
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

少哉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于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越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尚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

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校訂總之
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
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
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詳究其底裏何也
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
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
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
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
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
不田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
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
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唯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

陶淵明集補註序

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
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
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

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
雖未能盡其心然亦畧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覩讒
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未如之何也
畧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未如之何者將歿世而
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泄忠憤此予所以每
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
子之註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
泊然冲澹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
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
二吾鄉詹麒若麟因湯氏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
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
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
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讎無可
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僅使後之觀之者又昧昧焉
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
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

其亦重可哀已夫晉興寧乙丑歲淵明生越六十有三年而卒自昔丁卯至今丙寅九百年而此國

古學權輿序

曲禮三千今不可得而見矣小戴記首篇之首所引四言先儒以爲古經之遺也句止三字意欲重幼之便於口誦也歟然禮篇中亦猶有三字爲句者廬陵士劉我綴輯之附益戴記篇首之四言視陳淳安鄉五字句禮詩尤馴雅再取朱子所釋弟子職及一二蒙訓通作一編其文易誦其事易行真古學之權輿矣夫

毀曹操廟詩序

夫篡逆之賊雖去之千載見其姓名猶起人惡怒廟而祀之何居山南江北道憲司巡歷至夷陸毀除冀牧曹操廟甚快人意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朱子嘗有詩憤嘆矣而斯議自掌書申屠駟發之申屠之父御史君擊姦疾惡有聲駟又好讀書講聞乎義理

故能啓其長爲是舉也諸君子喜談而樂道之宜哉
邢氏孝行序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群之子率
爲子乳哺鞠育同於已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
曰纂于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
與夫妻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爲士大
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
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
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學學之功也而其畧不減於
于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
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于鉗
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爲
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
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行之聞於人而君子樂
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送翟生序

洛陽翟生嘗爲學官矣滯留金陵困于旅泊不及汲
於名不役役於利其去也懇懇惟予言是需或謂生
迂生豈迂哉或謂生奇余之言與世之名若利均之
爲土梗而何奇之有雖然不敢不答生所需也世之
人遑遑不安者其祟有二曰名曰利而已苟是之不
務則何適而不適然富貴人所欲生其果不欲人之
所欲乎抑時之未可而姑爲是退縮乎欲貴欲富之
心生不能無而亦不必無也余不病生之欲貴欲富
而病生之所欲者小爾人人有高爵崇秩安宅腴田
卽而取之居而治之是爲莫可加之貴是爲莫與敵
之富而生欲之乎如欲之已自求而自得不得資諸
人也如得之視世間之名利奚翅土梗之不若哉生
之不汲汲役役於彼是也而或曹曹悠悠於此非也
生其因予之言而惕然以省躍然以悟則余爲不徒
言不然雖有言猶未言也洛陽四方中正之地古先
聖賢所萃也二百年前有邵子程子游處其間其風

猶有可聞者生試玩繹其遺言必不曹曹悠悠於此
矣余之言止是生歸求之有餘師生名某字良甫云

送南城教諭黃世弼序

臨江黃良孫世弼為建昌南城教官將行言於予曰
盱江之為郡有李恭伯曾子固學行文章百世師表
某將惟二子者是慕是效以率其鄉人士以庶幾於
寡過歟疇昔嘗聞先生緒言教者之所以教當進於
古之聖人則似非可以如二子自畫其評可得而聞
乎余曰今之職教者苟度歲月以俟叙遷能思其職
慕效先賢以圖寡過者蓋鮮况又不肯安於小成而
欲進於古之聖人予之志如是可尚矣抑古聖人之
教人初非過為高遠而以人所不可知不可能者強
夫人也因其所固然革其所不然者而已矣生而愛
其親長而敬其兄出而行之於朋友娶而行之於夫
婦仕而行之於君臣此良知良能之得於天而人人
所同也以其所稟之氣所賦之質不能皆清且淳故

於倫理之間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有偏者有循者
有悖者於是而有萬有不同者焉聖人之教使人順
其倫理克其氣質因其同革其異所以同其同也契
之教也順其倫理之同也夔之教也克其氣質之異
也世弼之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有可稱無可議
而討論講究修省踐行又有日長月益之功所以順
其同克其異者固已知所以用其力精之熟之持之
勉之以此治已期於必成以此率人人其有不從者
哉

送彭澤教諭劉芳遠序

予之齊年友劉君景直年二十八大學二十有六成
進士授江陵戶曹未及祿而歷改有子五人克世父
業其季子桂字芳遠年雖少已能試藝中學官克彭
澤教諭彭澤移治江濱非古彭澤也然靖節徵士之
流風猶存予嘗過其地徘徊旁皇而不忍去往往于
彼者寧不聞其風而興起乎謹於守身熟於應務厚

倫理之常明古今之變居之不失其正行之不失其
宜此靖節之所以爲靖節也其發於詩文也人徒見
其冲澹退遜而絢嚴雄健藏於中後之辭人盡力學
之而不能到名明字亮蓋自比於諸葛真一代之人
豪也以士而希賢儻得其一二焉則其爲學官必異
於常人他日官滿而遷歸必有以告予予亦有以觀
子矣

送傅民善赴衡州路儒學正序

學正教授之貳其職甚不輕也傅民善妙年俊才清
文粹行選在此職豈竊祿尸位者所可擬倫也哉夫
天地之氣鍾聚而聳起者爲山山之高大者嶽也衡
嶽南方之巨鎮郡踞其趾嶽之靈異恠物奇寶不足
以當則生偉人循嶽而南春陵昔有周子實紹聖道
不傳之統而文定胡先生父子兄弟皆於衡而講道
三百年間流風未泯今之衡安知無有志之士卓然
崛起能躡胡而探周者乎民善至衡試求其人而與

之語若衡之士不過應舉覓官以爲學殆恐未足以
盡嶽之秀也民善其釋焉

送黃通判遊孔林序

余弱歲聞江西部使者薦人以黃吾老豐城之政爲
五十四縣第一因是得君姓名而未識也後十七八
年始識君於盱時君爲黃初幼安永初元亮矣又後
八九年再見君於洪則君年益老氣益壯容甚澤而
言議疊疊不衰方將遊魯拜孔林闕里墳廟或謂君
將於是求夫子之道君求之久也孟子云見而知聞
而知知不知不在乎其居也亦不繫乎此行也而君
此行豈他遊比哉余故取其意焉君於昔爲才進士
歷官所至有能聲人所想望以爲可以有爲於斯世
者今以紹定遺老德祐朝士年六十有七猶能跋涉
數千里縱觀宋氏百五十餘年欲至而不得至之邦
其可喜也夫亦可悲也夫

贈李漑之序

濟南李漑之以卓犖之才駸駸嚮大用一旦辭官而
去將求深山密林以處泯泯於世不相聞而韜其聲
光此豈人之情也哉或曰君子之仕也以行其志也
不于其志之行而惟祿之苟君子耻之漑之之去蓋
亦若是或曰漑之儒者也儒者游乎方之內有游乎
方之外者與之言始悟人之有生爲甚重世儒役於
物以疲蕪其身而不自知殆不免乎以珠彈雀之弊
觀彼之所以自爲不離一身之內而身之外纖芥不
以動于中恍然如夢之得覺醉之得醒而今而後而
知四十四年之非也是以然爾之二說者其果足以
得漑之之心乎余嘗聞諸先哲人之所行朋友皆可
效忠益惟出處聽其自決非他人所當與然則漑之
之出處余不復問已而或者以爲方外之人重其身
吾儒有不能及則未敢以爲然夫儒者之學何莫非
反求諸身其所以存主而全天之所畀付蓋有甚於
彼也彼所存主乃吾之所常存主者彼所保愛亦吾

之所常保愛者也由吾之道則公且廣能與天地同
體用由彼之伎則私且狹恣恣然獨善一身而已蓋
此足以該彼彼不能以知此也惟夫末流之儒逐外
徇名而喪所本榮華於表若柵於裏彼視吾之出其
下故得易而鞿轡之使吾聞彼之言而驚異焉余竊
意漑之之必不為彼所惑而何羨於彼哉昔人語邵
子以物理義理性命之學斯人之品不在邵子上也
而邵子後來之所造詣實權輿乎此以漑之之資器
而與斯人者解后其不為駕風鞭雲蓋世之人豪也
與余旣疵或人之說因誦之以為吾漑之贈

送黃文中遊京師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必有以用於世也用也者其肖於
器耶雖然是有斗上焉者不器用可也不用亦可也
次焉者器也用則可不用則廢下焉者器之未成未
成而用而用適其事者鮮矣然則士非用之難而器
之成者難也夫器豈一而取之取其適於用而已舟

車之可以利天下也帆檣柱楫輪轄軫蓋其器也室
屋之可以蔽風雨也棟梁楹榱采桷節椳其器也矛
盾弓劍之爲兵也鍾鼓笙磬之爲樂也敦牟卮匱之
以食以飲也皆器也是數者體不相同也用不相通
也其適於用一也士之成器類於是黃孚文中嘗學
於予予知其爲有用器也不遠數千里遊京師將見
見聞聞以益其器方今聖君賢相在上其用人也如
工師聚衆材長短大小各有施也得如子者數百參
錯中外無一軀一守不得其人亦斯世之幸歟余
有望矣夫有用者之得以展其用而無用者之得以
安其不用吾有望矣易曰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
也其器也成其動也時其出有不獲者哉子其行乎

送番陽陳仲江序

番陽陳仲江質美而學幼行完而文懿執筆爲翰林
國史之屬有年矣予在國子監時數數同遊處予旣
南還踰年而仲江亦去其職延祐二年冬顧予於山

中論學者累日且易其名曰浣其意若曰物之至潔者水也水之至大者江也凡有垢必潔之以水浣之以江則潔之尤潔者也髮曰沐面曰頰齒曰漱手曰盥身曰浴足曰洗器曰滌衣曰浣皆以潔其垢也人之不能爲賢爲聖者垢留於心也吾將如浣衣之垢以浣心之垢庶乎其可以自新乎予察其意而嘉歎焉乃言曰江漢以濯皜皜乎不可尚曾子有得於夫子之道者如此故其傳大學也述湯盤之銘以喻自新之功苟志於夫子之道其不由於自新之學乎灑去舊見知之新也滌除舊習行之新也知日以新行日以新愈新愈潔垢盡而誠存始也有事乎浣終也無事乎浣而今之仲江非昔之仲江也浣之哉浣之哉

送袁用和赴彭澤教諭詩序

劉祖桂芳遠袁梅瑞用和皆吾故人子也相繼爲彭澤教諭昔芳遠之行也予旣贈之以言今用和又行

而里中諸友咸爲賦詩予於是序其端曰桂之芳也
以秋華梅之和也以夏實士之重於世惟其華與實
而已矣彭澤淵明仕國也往仕于彼者其亦想淵明
之遺風乎淵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
業不及試其華也文章猶有傳玩其華可與王風楚
騷相上下究其實當與子房孔明相後先然其爲詩
也冲澹華而不銜如絢裏之錦讀者莫知其藏絢麗
之笑也其爲人也隱退實而不沽如匣中之劍論者
莫知其負經濟之畧也然則淵明之華之實知之者
鮮矣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
天上知淵明之實之華莫豫章黃太史若也予今之
爲用和言者猶昔之爲芳遠言者也亦惟曰師淵明
而已華其華實其實立名立功光國匡時其不以此
與若曰靖節徵士高人也何敢企而望則非所以尊
已也尚無然哉尚無然哉

送李文卿序

古之仕者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亦或鮮矣
大率皆公養之仕也夫既曰公養則有親者凡以爲
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可也蓋人之大倫五父子
其首也孝於父斯可移於君自貴戚大臣身繫社稷
安危膺託孤寄命之重不得不以公義奪私情苟守
一官一職去就繇已而諉曰委身爲國不顧其私雖
曰不貪榮吾不信也余猶記數十年前仕而少騁於
子道清議不容不以人類比數坐是終身淪廢者有

焉而竊怍海宇混同以來東西南北之相去地里遠

絕有違其鄉而仕遠方者於其親也或五六年或七
八年或十餘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問甘旨之供
闕至有畜妻抱子新美田宅於他所而其親自營衣
食自給繇役於家窘窮勞苦而莫之卹老矣而無歡
或不幸永訣而不相聞甚者聞而不奔又甚者匿而
不發飲食衣服言語政事揚揚如平時噫是豈獨無
人心哉其淪染陷溺之深而然與其未嘗講聞禮經

之訓而然與可哀也已邇來國典許人子以終養終
喪此孝治天下之第一事也類風流俗之中能自拔
者誰乎饒陽李文卿温温有君子之德其家七世不
分異其太母逮見玄孫年九十九而終其父年八十
文卿佐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期年而後遂
買舟北渡於是兩州人士及見者聞者莫不爲詩文
以褒美之夫文卿是舉人子之所當然然行之於人
所鮮行之時亦其天資之粹卓然有以自拔於世矣
歸侍其親諸弟諸子諸孫材材乎其前一家自爲師
友卽論語孟子周公所制之禮戴氏所輯之記漢魏
唐宋諸儒之註疏論語杜氏通典司馬氏書儀及刑
統等書參稽孰究見古聖先王禮律所載所議其與
今日國典異世而同符緣是悉人子事親之道則立
身揚名將俾天下後世聞風而想慕不但二三子區
區之褒美云爾

送何太虛北游序

士可以游乎不出戶而知天下何以游爲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有志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于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

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

事乎他求也是故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爲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可以不

游乎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于上國也
奔走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脇
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
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
效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克則揚揚而去爾是故
昔之游者為道後之游者為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
不同予於何第太虛之游焉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
敏之資刻苦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脩於已不求

知於人三十餘年矣人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

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恠而予知其心也
士之能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
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
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已自大醜甕之雞坎井之蛙蓋
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為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
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
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韋陶文必韓柳班馬不止

也且方窺闢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
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
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明識日長而志日超跡
聖人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
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
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
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游
矣予將於是乎觀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
也故謂予爲兄予謂之爲弟云

題跋 三十七首

跋揚顯諫諸葛武侯之辭後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
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
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
顯之諫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
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

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中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何如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顛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潛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題朱文公敬齋箴後

敬齋箴朱子作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

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
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題朱文公答陳正己講學墨帖後

朱子答正己一書備述為學之功又規正己之失蓋
以其人有志于學故曲盡其言懇切之至厚哉先覺
之用心乎然澄竊聞之大功廢業况服齋斬乎古人
居父母之喪三年不為禮三年不為樂斬齊唯而不
對齊衰對而不言自綏一言且不可况可與人論學

哉眉山二蘇兄弟文人爾而居其喪也再期內禁

斷作詩作文寂無一語是亦嘗講聞乎喪禮也正己
斲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
之喪為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
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固已箴其失然舍
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為之掩覆也耶

題得已齋序記詩卷後

得已者何有吾之所自有也吾所自有者何可以自

求不可以言言也非不可言也言雖多無益也竊觀
夫子之與人言未嘗多也若利也若命也若仁也言
之亦罕言不多矣猶以為未而語子貢曰予欲無言
聖人豈靳於化今傳後而欲無言何歟化今傳後不
在乎言也自漢以下儒者虛言熾而實功微流而至
於宋之末虛言之敝極矣西浙盛君吉甫蓋安分知
足無客慕妄想也昔扁其齋居曰得已為之序為之
記銘之箴之詩之賦之者伍伍什什而彌富彼官爵
貨財舉世所者盛君之操趣尚且視之如糞土以其
為身外物故也而於身外無益之言收聚不少疑若
近名務外之障或猶畧塵粹德之光乎崇仁崔令君
與盛君交契深俾予增贅其言予方以是尤人尤而
效之可哉辭之弗獲聊為推明孟氏之旨夫孟子所
云得已者不失義之獲也所云不失義者得已之種
也而不失義不離道二事一事爾或窮或達時之遇
不同其所不失之義即其所不離之道其所不離之

道即其所不失之義道體義用非有二也學孟子之
學如之何有實功焉虛言其奚庸必也慎獨養氣靡
愧靡作行吾正路動應無毫髮之差斯不失義矣必
也主一存心靡放靡馳居吾安宅靜定無須臾之間
斯不離道矣實功至是則吾所自有者吾自得於已
自玩自樂之不暇雖聖賢格言亦可得其珠舍其櫝
得其魚忘其筌况人之虛言蠲甲蛇蛻而已乎今復
以甲蛻進一覽而棄之可也專乎內勿徇乎外勉乎
實勿炫乎名他日有識之君子將喟然而歎曰斯人
真得已者夫

題誠悅堂記後

孟子傳子思之學其言誠身悅親之道本諸中庸然
中庸言順親而孟子言悅親悅與順有以異乎孟子
嘗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得親之悅爲得諭親以道爲順悅親者人人可能順
親者學晞聖賢而後能也悅者順之基順者悅之極

孟子言悅以該順蓋通乎上下而欲使人人可能也誠身之學則豈人人而能哉夫一語之不妄者誠也一事之以實者亦誠也而誠身之學則不止於一語一事之誠而已知性盡心之餘養性存心之際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慎獨不欺而自慊於已夫是之謂誠身必嘗用力於聖賢之學乃造乎此生質之美素行之謹雖或暗合而終有未至也若夫於親之孝則隨人品之高下人人可以勉而為大而三牲八珍之奉小而啜菽飲水之歡安其寢處時其溫清愉其耳目適其志意俱可謂之悅也東人陳公嚴家饒財而善事親翰林學士承旨李公扁其堂曰誠悅以人所可能之孝嘉之而并以人所難能之孝期之公之待人也厚矣公嚴已逝子彥微克肖悅親之孝不忝其父繼今以往陳氏之家世世有孝子加以博文約禮進德脩業而至於聖賢誠身之學有得焉則其悅親也亦將如聖如賢又非但如常

人之所能者悅親之賢有若曾閔悅親之聖有若舜
文夫如是其可謂不負李公之所期也夫翰林侍講
李伯宗爲陳氏作記臨川吳澄復識其左方

題朱文公帖

此朱先生遺金華呂子約書蓋慶元乙卯之夏也按
先生紹熙甲寅八月被侍講之命發長沙至中途已
聞近習用事而憂比及閏十月先生去國還家矣明
年春趙丞相罷呂子約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書云時
事已非所及不能復道則先生之憂可知矣其曰往
者予弗及來者吾不聞乃述屈子遠遊篇中之語屈
子以忠放逐而蔽君誤國之人方得志適與先生值
之時同觀楚辭集註釋此二句謂往者之不可及則
已未如之何來者之不得聞則世之惠迪而未吉從
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孰爛而睹夫天
定勝人之所極則安能不爲沒世無涯之悲恨書中
述此二語而楚辭集註亦成於是歲先生之意深哉

嗚呼忠賢得志之時少讒邪得志之時多因先生之書味屈子之辭令人悠然感慨於千載之下

題思無邪齋說後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謂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真實無妄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于乎內內心不二不雜而誠自有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火入水安然不以為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纔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閑邪之邪非

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能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雜勉之言固甚美予疑能君之未遽及是也蓋必先能屏除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躡無私欲無惡念世孰有如司馬公而不二不雜則猶未至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為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不知道異端氏之不二不雜也自幼而持戒持律已絕去私欲惡念故也不欲諸業未淨為乎而可以不二不雜也乎

跋張葛狄范四公傳

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徒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仕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忠武扶漢於末造文

正佐宋於盛際而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
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
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張鑑子明類四公行事
爲一編其尚論古人也識亦卓哉予是以題其卷端
云

題孔檜圖

孔庭古檜舊聞夫子手植叔世遭燬疇不爲之感傷
得其遺餘或刻以爲像或斲以爲器尊之貴之愛之
重之而又圖寫贊詠以相傳播予以見魯俗之厚也
雖然聖人所以遺後猶有大者焉假諸本以像聖人
之形未必得其佞求諸已以會聖人之心即可得其
真也其可尊可貴可愛可重蓋出乎形器之外豈徒
一木之所遺者而已哉有能思及於此否乎

題采薇圖

韓子曰當殷之亡周之興武王周公聖人也以天下
賢士與天下諸侯往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伯夷叔齊

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耻食其粟而餓死夫豈有求而爲哉適於義而已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二子獨非聖人而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徵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子之言如此後人復何言哉采薇之歌其辭鄙淺蓋好事者託之太史公輕信而誤取焉

題朱子慶元己未十二月四日與益公書

聖賢之道不幸不行於當時猶幸其得明於後世也

朱子以慶元庚申之季春卒此書貽丞相益國周公乃己未之季冬相距四月爾當時僞黨之禁如燬殆甚匡人桓魋之厄及至我朝表章崇尚與玄聖俱何其幸歟雖然尊其道在乎上明其道在乎下上之人尊之則至矣下之人亦或明之否乎夫見此遺墨而愛重焉者愛重其道也朱子之道豈繫此遺墨也哉有已陳之跡有常新之心舍其已陳而得其常新朱子之所望於來今也

題朱文公與程沙隨帖

朱子手筆人得之者固多此書與沙隨程先生其間
質正孝經疑義及易疑義則非泛泛往復之書比也
沙隨先生經學精深朱子多取其說於朱為文人行
故朱子以師禮事之書中所質孝經之疑程答書云
近見圭山汪端明亦謂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然
其言載之於孝經刊誤夫朱既不自足而質之於程
又不自有而推之於汪前哲為學取長於師友而不

自恃蓋如此

書賢齋序後

金谿余國輔為其叔弟國瑞作賢齋序曰賢齋云者
內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心素守
優游委蛇休休然怡怡然予讀至此為之廢書而嘆
嗚呼國輔之識固造於是乎朱子以自得無欲四字
推廣賢齋之訓釋國輔乃以三十字描寫自得之氣
象旨哉言乎聖賢復起不易吾言矣異時竊窺國輔

之學疑其未透此關今與國輔別不啻十數年其學
之進可畏也哉不然何其言之到如是也孟子七篇
言譽譽者再一則述伊尹辭聘之美一則直宋勾踐
好遊之非苟能譽譽雖聘幣之至且辭之惡乎遊孟
子不直沮勾踐之好遊而但語之以譽譽不明孟子
之意者謂以譽譽而遊也夫謂譽譽而遊者猶曰以
堯舜之道要湯爾真知堯舜之道者必不要湯真譽
譽者决不遊也故其下文有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之

說此指譽譽之實而言也遊也者儀衎妾婦之爲也
不離道不失義者肯爲之哉遊與譽譽之意戾國輔
知之明言之當且以固嘗譽譽遊爲悔學旣進而知
昔之非也然姑爲緩辭而不遽止叔氏之遊者殆不
以朋友切切惻惻之義而傷兄弟怡怡之情國瑞察
伯氏之意於言外可也欲廣其見不必觀上國故都
宮闕山川也欲壯其氣不必跋履齊楚燕趙關陝巴
蜀也欲充其學不必謁候寓公大人奇才隱德也向

年有遊孔林者予問之曰將何求彼應曰求孔子之道予語之曰孔子之道內求之則在吾心外求之則在其書不在孔林也夫金谿先覺之第一則陸子也續千數百年不傳之道者河南程子也集伏羲以來群聖之大成者魯國夫子也一聖二賢豈以遊而得哉難合而易踈寡同而多異國輔備諳遊之况味矣國瑞其可復襲伯兄之所追悔而不爲者乎遊之爲遊外慕妄想也而曰內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吾不信也世俗之遊者曰爲名爲利而已雖可鄙而猶不欺也今以賢讐名其遊詎非借美名以掩其私而爲欺耶國輔國賢國瑞伯仲叔皆文儒而肯務學所慮者學末學而非務本也儻果能依國輔內樂重外樂輕之三十字而踐行其實將見金谿之三余猶三陸也夫何慊

題河南世系後

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旣而有專祠旣

而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春而
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聖繼絕學
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以
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
之言口說涕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
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
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跋文信公封事

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忠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悃
周盡胡初以罪謫卒以壽終惟公不幸值國運之去
他日一節難於中襄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偉哉王
若周以公手藁示予讀之泫然

跋廬陵公書後

廬陵公魁多士歷二十年位不至通顯蓋其時非媚
柄臣者不可以得志也國將危亡猶為江西安撫招
集烏合之衆入衛不見容於內又以江廣宣撫出未

及行而國事去矣大兵臨逼邀宰相詣軍前陳相遁
吳相泣不知所措衆推公爲右相往軍前祈請至則
拘留夜逸趨閩間關險阻卒以就俘求死不獲在拘
囚中乃有鄉人爲求誌墓者此其答書也嗚呼稀矣
題朱文公武夷棹歌遺墨

朱子早年肆其餘力於詩章字畫甚雄偉不凡而晚
乃若不暇爲武夷棹歌年五十有五時作吾詹叔厚
父得遺墨寶藏之夫詩章字畫妙一世固人所共愛
而朱子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而人之愛之也又豈直
爲詞翰之工而已哉萬世之後有知其解者是旦暮
遇之而余於其詩與字也夫何言

跋胡剛簡公奏藁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
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
然挾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爲臣爲子爲
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於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

敢以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
公也忠簡忠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
倫理明白懇切不爲危辭又不抵忤時宰而貽書以
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
愛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爾
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大
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殉國者其尚有味於
吾言

題李赤傳後

宗元之傳李赤善也王韋之門非大厠溷歟過者掩
鼻而宗元出入陽陽則固視猶鈞天清都也奇衮之
與齒少自好者羞之而將倚之以興堯舜之道非以
厠鬼爲殊麗而妻之者邪其友之號而揀者蓋有矣
而宗元不悟竟以殛死死且不悟易曰迷復凶於赤
尚何罪哉

題樊教諭齋名六峰

教諭樊君墳墓在臨邛之下去蜀來南寓臨川乃以
六峰名其齋居之室蓋以故鄉不可歸識墳墓常在
目其意豈不悲哉君昔以辟亂出時也故鄉淪落於
異國終其身無復有首丘之望豈料天下為一家也
今則東西南北舟車無所不通君歸故鄉易易耳而
未之能者貧故也觀君之所以名齋雖夢寐曷嘗不
在先人丘隴之側然轉徙艱難年踰六十無五畝之
宅百畝之田以養其生栖栖邑學椽苟升合之祿以
畜其妻子且不能給詎能裹糧徒步萬里而一省其松
楸哉此其所以益重無涯之悲也世之仕者或生中
州絕漠走涉大江之南養生之具取諸寄種種便利
則依保留戀市肥田美宅老子長孫於荆楚視其所
生之處如棄敝屣生者是利死者何知焉人生天地
間孰無所本始哉墳墓之思一也或欲歸而不能或
能歸而不欲其心之厚薄何如也

題廬陵公揚邳徐沛鄆保樓桑涿鹿八詩

三閭大夫既放逐知宗國之必爲秦所有感觸憤悶而有聲盡其辭而後死讀者至今悲焉然其時郢尚無恙也若廬陵公北行之作於今古廢興存亡之際痛慨如割始與麥秀松栢之歌齊其哀此時此情爲何如又豈三閭可同日語哉德庸得此卷於燕之館伴者讀之欲不作蒯生廢書狀其能乎

題郝令德政碑後

大德六年秋予過金陵人稱御史之才必以盧龍郝公子明爲最聞于天朝特陞五品僉江西憲事按治所及姦貪悉無所容二十年來攬轡澄清之人鮮或有是十年冬予至豫章初識公公前令樂壽時廉明敏惠靡政不舉民愛之如父母旣去而有去思之碑前代御史之官多自親民而選匪獨國朝爲然蓋以其諳下情周庶務謹密詳審而非徒擊搏苛察之爲能是以賢邑令即才御史也公於前之撫字也可愛如彼於後之司臬也可畏如此夫威姦貪所以慈吾

民其心一而已矣誰謂今之可畏非昔之可愛者哉
題陶庵邵庵記後

往年嘗於吾廬之側治一室寘文成張司徒靖節陶
徵士希夷陳先生康節邵先生畫像其中晨夕瞻敬
後以寇擾弗靖遷徙不常而廢吾友國子助教虞伯
生取靖節康節二賢之氏名其庵與予意豈異也夫
二賢所志所學有未易窺測者於其言語文字之遺
時或瞥見彷彿焉至今尚論其人不過見所能見而
已身之所寓心之所會要不可一槩齊而其所以同
者一也予欲合陶邵而為一蓋有世內無涯之悲而
亦有世外無邊之樂悲與非有為而悲也樂與非有
意而樂也一皆出乎其天予又欲并悲樂而兩忘之
則庵亦可無也夜根其靜晝握其動首擊而尾應風
起而水涌有能從吾伯生控浮游以上征者乎

書驛舟

壬寅秋官辦驛舟遣送上京師一日或一易或再易

或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有喜色遇一舟設飾敝惡從者輒有愠色予心笑而諭之曰舟雖甚美所寓止一二時若三四時久則半日又久則一宿斯去之矣雖甚惡亦復如是奚以喜愠爲也夫喜也者非以其有益於已而喜也愠也者非以其有損於已而愠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噫人之寓此世亦猶寓此舟耳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革而數遷倏來而忽往何常之有哉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胸中之喜愠者何也九月二十五日午舟中書時已過新安驛未至呂梁驛

題曾雲叟春郊放牧圖

春益郊原十牛在牧或奔或馴或行或息或前或隨或飲或食或鼻浮水或背負人各隨其適牛不自知也牧者亦何心哉噫善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

題范清敏公贈墨工序後

宋嘉定寶慶間豐城范清敏公宰崇仁澄幼穉時每

聽先大父對客談論疊疊起范公之政神明剛決公
正審悉不可一二計蓋自宋初以至季年邑宰未有
能如公者後為郡守部使其政皆然澄既熟於耳聞
及見公之筆於書者則知公非徒有其政而又有文
有學有識也第所見者不過剖折獄訟之語而於他
文曾不多見今忽見公贈墨工一序讀竟歎曰斯地
而有斯人也夫斯時而有斯文也夫公謂墨工之售
墨不可輕售非其人則其墨適足以蠹斯文蝕吾道
嗚呼嚴矣公以此為售墨者之戒則用墨者之罪為
何如哉觀公用此墨以莅官臨民真無負此墨者使
公得用此墨於皂囊之中白簡之上則弼遺補闕擊
奸去邪上有補於君德下有裨於國政是豈小小哉
惜公不得用此墨於彼而僅得用之於獄辭訟牒也
公之文既不多見而此文幾為人間苞苴廢棄之紙
非吾友陳淵然之卓識高誼則公之曾孫凱何從而
得此家寶也耶澄之所以把翫不忍釋手而重歎斯

文之幸而存也淵然宋江西提刑諱杰之子與范世
嫻凱常仕於朝為贊儀署丞

跋葬說後

樂幼成葬說曰儒者首當明理惑於異論希求不已
累歲暴露親喪大為不孝又買已發舊墳改掘他人
祖宗之骨而望已之子孫獲富貴可乎斯言有裨政
教夫人子卜宅兆藏親之體魄以孝先也豈為利後
計哉或萌貪欲之心而便貪欲者之伎或持貪欲之
伎而蠱貪欲者之心一則小黠一則大痴噫可歎已
余是以有取於樂氏之言

題程縣尹光州德政詩後

自封建廢而為郡縣郡守縣令之職猶古之侯伯子
男土之人寔與之分土而治其民民之休戚係於守
令之賢否用得其人則如擇母以乳子用不得其人
則如召狼以牧羊也由漢以來每以守令之選為重
事至治改元之初詔天下舉守令燕人程侯居仁中

所舉受特恩宰洪之南昌南昌附郭邑地大人衆素
號難治居省府憲府之下雖有長才者莫能獲展侯
至官凡有可利於民者爲之唯恐後苟有不便於民
者去之不憚難民有所訴或曉之以義使知愧而止
或析之以理使知不可欺而退府史不得以售其奸
胥徒不得以肆其橫服屬於官以蠹賊斯民者咸思
棄公役而復民伍侯之能是者其美有四廉勤明敏
而已可謂上不負明詔下不負舉主哉侯之考嘗守
洪郡而侯復來宰洪屬邑其政蓋有光於先者焉前
此侯任德安府判官以能官稱會光州有宿弊民甚
困弊久莫能革河南省府命侯往治之侯悉除其蠹
根光民感德入骨髓爲詩歌以頌者成帙予過洪士
民談侯之美籍籍旣而有以光民頌侯之詩示予予
喟然嘆曰安得如侯者千百人布滿天下百里之邑
乎樂道其善於是書此于光民頌詩之右方

題真樂堂記後

昔伊尹耕於莘野諸葛孔明耕於南陽蓋將終身焉
既而被三聘之禮值三顧之勤則幡然而改感激而
許由是出任天下之重驅馳危難之間視其前日躬
耕舊隱之地若蜩甲蛇蛻此明出處進退之宜者也
河間劉君天爵甫其初非因三聘一顧而出者發身
儒學從事政府洊立治蹟以至於今駸駸通顯且將
大用而悠然舊居之思乃以躬耕畝畝爲真樂堂記
寓君之心殆無餘蘊矣夫古人之仕有三行可上也
際可次也公養則下焉爾今人之仕欲如古之際可
已不可得而行不可覲也然則公養而已矣公養
者不得已而仕也有志之士豈以是爲樂乎而沒溺
於醉夢曾不一醒覺者舉世皆是也孰有如君之有
覺有醒者哉雖然仕進榮達之樂外也隱退閑適而
假物以樂亦外也劉君自有天爵之貴其樂也無與
倫蓋不在此趙村之田而在君方寸間田也求則得
之在我不在外惟此樂之爲真他樂皆非真也得此

真樂隱退閑適固樂仕進榮達亦樂其為樂也不繫
乎出處進退之跡而根乎仁義禮智之心斯記之所
未及言君其求之哉

題畫蓮實卷後

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共房頭戢戢更深兄弟思
讀涪翁詩而觀此寧不油然而生孝弟之心乎

題明皇出遊圖

路州別駕來歸定禍亂安社稷可為文皇曾孫矣友
愛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游此在開元勤政
之初若未甚害然古昔萬乘之尊蓋自省方觀民之
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周公之書亦以游為
戒何也防其源也上無興學之主下無格心之臣則
視此為常事而不之怪嗚呼豈待天寶之淫侈驕怠
而後可以亡國哉

題遺慶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

守節甘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改之會子死於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人俊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既弱冠哀其父死不葬母去不還痛苦求之詢之遺老得父骨於叢塚間聊慰其心焉伶仃徒步往北方尋訪其母至揚知在滄州至滄則知母在彼有子既死而葬矣欲歸母骨異父之弟不可銜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七公朝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康

寧無疾壽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姑鄧得年九十九郭沒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盡孝今人俊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內有節婦有孝子為節婦者天既厚報之人俊家禍雖慘而能為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予謂不然夫所貴乎學豈曰窺鑪故紙諷誦陳言天理民彝學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號為知學而倫紀墮教曾飛走之

類不若者奚足道哉人俊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
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佞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否
理之所無不為可也有人偽作予語以貽人俊其間
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
仁也太府提點孫君好德尚義以諭於予為書此以
黜其偽云

跋文丞相與妹書

一代三百年間有此臣一家數十口內有此女臣不
二君女不二夫臣盡節而死女全節而生不愧于天
不忤于人可傳千萬世卓哉曼卿出其門藏此帖甚
珍之噫誠可珍也觀者為之流涕

題野莊詩卷後

世有身居江海之上而心乎魏闕之下者亦有身繫
軒冕之貴而心乎農圃之賤者一則忠一則智也昔
翰林承旨真定董公在家或聞國政之執輒終夜不
寐而嘆野莊圖凡在官必攜以自隨時一展玩若有

意於桑麻稼穡之務而不可得此豈淺丈夫之所能
測哉嗚呼世之人跋履踰躐衝犯風波乘危瀕死而
往不休逮他日追思牽犬聽鶴則已晚者其智果何
如邪公之吉德而姦凶亦媚忌屢謀加害賴主知之
深主眷之篤而彼之計不行公保身之哲固炳於幾
先所以未嘗須臾忘野莊也夫其身雖閑退而其心
每憂朝中者忠臣致身之義其身雖仕進而其心恒
樂野外者智士存身之道忠與智公其兩全也

題遺方生

生物有一本而無二統恩義有相奪而無兼隆此理
也亦禮也理者吾心之所固有禮者古訓之所昭垂
世有不幸當人倫之變而不得以蹈天理之常則權
其輕重而處以復于正俾於心而安於義而可斯已
矣若閩士宗義之二姓亦人倫之變常者也宗義宜
如之何曰從陳族之長擇一人後其舅而已歸于方
儻無人可以爲後則於方氏家歲時爲埴以祭其舅

至終身而止如是其亦庶幾乎

題者英圖後

至治壬戌上距元豐壬戌二百四十一年矣至今尊慕洛社耆英何也韓潞二相元勳碩望極品大臣重厚謙降略無一毫富貴態同會九老里居常流爾而温温接待未嘗懈慢盛德如此其位冠一時名香後世宜也小器易盈之人名位未崇驕倨已不可近視二公相度爲何如哉擢然一寒坐次最下者不數年

間亦踵韓潞相業無他德相似也

跋黃縣丞遺蹟後

宋樂安縣丞黃先生特科出仕清介自持晚節避世不污全名以歿宋末之小官能如是者鮮矣

祭文 二首

祭周元公濂溪先生墓文

嗚呼悟道有初適道有途先生之圖先生之書昭示厥初維精匪粗坦闢厥途維約匪紆人生而靜所性

天性物感而動所用天用未量布帛分寸在度未程
重輕銖兩在衡風雖過河河弗興波形雖對鏡鏡弗
藏影動而凝然靜而粲然唯一故直唯一故專道響
絕絃千數百年學要一言洙泗真傳有性無欲有一
無二倚嗟效最久莫克至先生之道萬世杲杲展拜
墓前如親見焉廬山峙南大江流北仰之彌高逝者
不息

祭樂安縣丞黃文

嗚呼公生於梁長於梁老於楊卒於楊其質厚其氣
剛其見定其行方始也辟地出蜀而遊終也辟世入
山而幽出蜀伊何崎嶇萬里潔身以去就祿而仕入
山伊何優游卒歲儉德以處得正以斃辟地以生陳
子之清辟世以死張子之寧清則雖生而不辱寧則
雖死而猶榮初予識公于通守之庭聞公爲當代鉅
人所敬聽其言論風旨於是而信公之名旣而從公
於貳令之廳見公爲一邑士民所愛視其行事設施

於是而得公之誠曾幾何時風震雨凌公於斯時蟣
蟲小官蹇蹇于下事不辭難又幾何時地陷天傾公
於斯時螻蟻微軀行行于中義不受污嗚呼平居無
事凡百有位銜才華矜科第挾崇高夸寵利馮凌萬
民儼睨舉世及至一旦茫無寸計臨難苟免從風披
靡自詭龍蛇不愧犬豕胡為乎寒松勁草之心乃見
於下邑庶僚之底如公之志有隕無二如公之節霜
嚴日厲人知公禍福不動為一時之勇孰知公完養
有素非一朝之故公之幼書嗜學寒暑不廢每感然
於芳草之艾蕭公之安貧守賤表裏一致常怡然於
陋巷之簞瓢公之好賢樂善心口嘆喟恨不即上之
青霄公之憤世嫉邪辭色峻厲恨不即肆之市朝逮
祈死之不得慨偷生之不聊爰投迹於魑魅任爭席
於牧樵憂患之端殆無時而不有勁直之氣不與累
而俱消外無撓而力毅內有主而神全惟其所稟之
異所學之正是以雖老益壯雖窮益堅聖人未見剛

者如公蓋庶幾焉嗚呼知公惟予知予惟公今其逝
矣欲見何從有山崇崇有水溶溶今其藏矣哀慟何
窮冥冥潛德凜凜高風一觴永訣尚鑒哀衷

贊三首

晦庵畫像

義理玄微絃絲牛毛心骨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自贊畫像

峩峩玄冠肅肅玄端人今服古貌醜神完秋霜固目
春陽肺肝少也弗秉畊莘之耒老而弗持釣渭之竿
徜徉煙霞泉石之間悠然而有餘歡其自適以樂水
樂山者歟

又

身形瘦削春林獨鶴眼睛閃爍秋霄一鶚遠絕塵滓
大同寥廓自鳴自和自歌自樂以爾爾爾之軀誰謂
克滿六合而有餘以爾爾爾之目誰謂周流萬古而

不足舒舒其居也于于其趨也其山林樵牧者乎野
之耕築者乎

又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五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六

書 五首

謁趙簿書

澄嘗謂天之生豪傑之士也甚不數也世之稱豪傑
之士者吾惑焉世有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如
曹操之狡猾為豪傑者矣然而如曹操筆者天地間
亂人也果豪傑之士云乎哉又有以顛冥於詩酒放
浪於形骸如晉人之曠蕩為豪傑者矣然而如晉人

等者天地間棄人也又果豪傑之士云乎哉然則何如斯可謂豪傑之士我宋夫子所謂才智過人者是也夫所謂過人者度越一世而超出乎等夷者也戰國時天下靡然率爲功利之趨而其間惑世誣民充塞仁義如楊墨之徒者抑又滔滔也且當是時也孔子徒黨盡矣而有孟子者生乎其時挺乎其中不趨於功利不惑於楊墨確然獨立孔子何其壯也卒之得吾夫子之傳者孟子也以戰國之時而有孟子蓋曠世一人而已嗚呼孟子其真豪傑之士也歟故其言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味斯言也可以想見其人矣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曠秦漢三國至隋唐五季千有餘年學者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佛老之異說而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僅有一韓愈奮然而出因學爲文粗有所見而終於見道未明去道猶遠然亦已自奇特爲難得其他蓋不足數也已至于我朝天開文治篤生異

人周程張邵一時迭出嗚呼盛哉夫斯文之喪久矣
世之人其父兄相與講明師友相與傳習以為學者
果何事也而周子乃獨能超然默悟此道於千載之
下一程子又獨能以周子為師而從學焉張子又獨
能與程子為友而慨然以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至於
邵子則又獨能默悟天地之化窮極象數之微尤人
所難能也數夫子之見可謂高出一世之右矣非蓋
世之豪傑而能之乎然當時遊程張之門者未能得
程張之道南渡以來去程張殆將百年而閩中有朱
夫子又能集數夫子之大成則朱子又中興以後之
豪傑也朱子沒至今逮將百年矣以紹朱子之統自
任者果有其人乎今世之儒所學者果何學也要不
過工時文獵科第取溫飽而已嗚呼陋矣哉或稍有
見識與之言及聖賢之學其刻薄者則笑之曰迂闊
其忠厚者亦不過曰可施之議論而難形諸踐履至
於矯詐者則又竊取其名以欺世吁聖賢之學皆切

已事而乃曰迂闊聖賢之學正在躬行而乃曰但可
施之議論聖賢之學不誠無物爲己爲人間不容髮
而乃竊取其名以欺世皆聖賢之所不勝誅也斯人
也縱或擢高科登顯仕愚不知朝廷亦何用於若人
哉澄生十有九年矣家貧不能從師惟大父家庭之
訓是聞幼年頗以能屬文而見知於人然當時所能
者舉業而已未聞道也年十有六始知舉業之外有
所謂聖賢之學者而吾未之學於是始厭科舉之業
慨然以豪傑之士自期必欲爲周程張邵朱而又推
此道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也試嘗實用其力於此
則豁然似有所見坦然若甚易行以爲天之生我也
似不偶然也吾又何忍自棄於是益務加勉以窮盡
天下之理雖力小任重如蚊負山所學固未敢自是
然自科所見則加於人一等矣嘗謂我臨川之邦前
後人才有王荆公之爲人非常人也然與程子同時
而不與程子同道有陸象山之爲學非俗學也然與

朱子同時而不能與朱子同道吾爲此懼所恨者天
不慈遺大父卽世家庭之訓旣已無聞而已僻處窮
鄉所與處者皆田夫野人固未嘗有一達者遊吾里
而過吾門也况可與爲師友而資其教導講明之益
哉恭惟先生簿於斯邑其爲政也人皆稱爲公明廉
潔而澄也於頽簷敗壁之下亦嘗側聞先生之風矣
以人所稱已所聞者推之則先生之學似非俗儒之
所學者矣第以官民之間無自親炙未得以一覩賢
人之光而窺先生所學之萬一會先生有民事於吾
鄉而過吾門竊於道途望其容貌淵乎其似道儼乎
其一古君子也且以爲窮鄉僻途商旅鮮行之地而
先生忽過其門此誠空谷之足音也於此而不一見
焉是自絕於先生也敢脩咫尺之書迎謁道左冀聞
一言而終身佩服之儻先生不以夫子之待孺悲者
待我而贈之一言幸甚幸甚澄嘗以張子之爲學有
得則識之故自爲學以來少有所見無不備錄有草

蒙在未敢以爲獻若予其進尚圖繼此而求印正於先生焉先生請無以獵先儒之名而欺世者例視

謝繆守書

澄嘗謂古之仕者必學今之仕者不必學子張學干祿而夫子以謹言謹行告之則是古之欲干祿者必於言行焉致謹言之不謹而招尤行之不謹而招悔則祿也終不我及孟子亦謂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是雖戰國之時之

人獲人爵而棄天爵初不足道然於其始也亦不容不脩其天爵以要之猶未若今世之人自初及終曾不一知天爵之爲何事而人爵直可以唾手取者愚所以謂古之仕者必學而今之仕者不必學也夫今之學者自其羈巾成童時父兄已教之讀書矣晨對面曦之窓夜焚繼晷之膏其用心蓋甚勤其用力蓋甚勞然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也蓋愚嘗與今之學者共學矣問其所讀之文則曰時文問其所脩之業

則曰舉業問其所志則曰吾將以釣科第媒爵祿而
利身肥家也嗚呼士而如此其可謂陋也已澄生廿
有二年五歲而讀書七歲而能聲對九歲而能詩賦
十有三歲而應舉之文盡通自以為所學止於是矣
年十五六因玩先聖先師之格言而知先聖先師之
所學者固不止是也於是始欲息乎其所已學以勤
乎其所未學日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讀之而
以濂洛關閩諸君子之說參焉其大本大原固已畧
能窺破至於事之易行者又已竊取其一二行之於
家而以之事祖先而以之事父母而以之事長上矣
顧嘗深思易書詩春秋四經中間諸儒以彖象雜於
本經之中而易亂以小序冠於各篇之首而詩書亂
以三傳之說解春秋而春秋亂若易與詩則紫陽夫
子已嘗正之獨書與春秋猶有欠整理者甚欲集諸
家之善為之訓說以補先儒之未及而破千古之舛
訛固嘗略開其端緒矣然而饑寒窮困拂亂其所為

科舉事業又從而分其心慮雖此志牢不可奪而終不能不窘於掣善書之肘者也此者承親之命而來試於棘闈非曰求免於貧賤而貪卽夫富貴也蓋欲脫去科舉之累略專意於聖賢之學而已有司不以其文不能高壓時流而棄之乃擢而寘之三十九人之內因是之故姓名始通於先生之前夫諸侯薦人於天子古也今之郡守固古諸侯職然今之世自非以無用之文爲有司所取則雖有曾閔之孝夷齊之廉其姓名亦無自而通於郡侯亦無自而薦之天子今澄之姓名旣幸而上聞於先生矣竊惟朝廷科舉於覆試猶嚴焉蓋欲取實才也然愚謂與其取實能文者顧不若取其實有行者也有司旣取其文而先生遂觀其志察其學而考其行此澄之所深望於先生也儻先生有以教誨成就之而獲大用於世則必非但知有身有家而誤朝廷禍天下者庶乎可以無負於先生爲天子求實才之意今者之來隨例具啓

以謝先生大造作成之賜固每科之常禮然而儷葉
駢花組織四六乃平生之所不爲貢諛以求人之悅
已自獎以求人之知已亦素心之所深耻用是不敢
以同乎流俗然亦不可以默然而已也敢以書謝惟
先生擇焉

謝張教書

澄聞三代之時取士於校庠序之中其後校庠序既
廢獨州縣間有學然州縣雖有學而教養亦無法春
秋二補徒以無用之文而試之是以就食於學者類
多輕薄無行之士稍有廉耻者則以不屑處於學爲
高澄也生於窮鄉不得時游郡學以承先生之教而
講明古者大學之道比者承親之命而來試於秋闈
幸爲有司所錄因得進謝於先生然而組織駢儷之
文諂諛夸大之態乃平生素心之所耻爲者用是更
不具四六啓以爲先生玷姑以書而陳所志幸垂察
焉澄生五年而讀書七年而能聲對九年而能詩賦

十有三年而應舉之文盡通當是之時不知科舉之外他有所謂學也年十五六始恍然有悟於聖經賢傳之中始知科舉不足以爲吾學而欲探夫孔孟之傳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已數年于茲奈何學力微末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又被黃流吞今生二十有二年矣未始云獲也不過僅能有見於大意而已矣然而俯視俗儒之沒溺於俗學而不能自拔者則未始不心笑而矜憫之也有如今秋馳逐萬人之場而相角一日之技非曰欲以媒利祿而棟顯榮也公欲進對天子之庭以摠其致君澤民之蘊私欲釋去舉業之累以遂其讀書脩己之心而已儻得直言天下事於大廷親策之晨以少吐平時所學之萬一然後退而私居博考載籍力學聖賢則澄之志願得矣俟其德器成就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之庶乎不至於上負天子而下誤蒼生也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

愚志也若夫幸科第之就手慕榮途而動心則非愚之所志先生其許之否

謝程教書

澄嘗謂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自我朝程夫子出而後有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澄也厭科舉之業而欲學夫子之學久矣嘗恨不得生乎其時游乎其門顧徒私淑艾於遺編而想慕於異世雖寢寐間如或見之蓋今之世有程其氏者亦莫不願識其人以少慰予心之所思今先生職教於吾邦澄也一覩先生之姓恍然若河南二夫子之復出於今也柰以處於窮鄉遠於郡庠不得以挹坐間之春風立門外之尺雪未嘗不爲之怏怏今秋試于棘闈幸爲有司所錄因得進謝於先生惟四六之文乃平生之所耻爲用是更不隨例具啓以獻聊爲言程夫子之所學而求印正於先生焉蓋澄聞之人之生也其心之所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發也則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

其身之所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日用之間又有萬事萬物紛至沓來之變吾之一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吾心所具之理即天下萬事之理理之散於萬事者莫不統於吾心理之具於吾心者足以管夫萬事天下有無窮之事而吾心所以應之者有一定之理人惟不能有以存其心而無以爲一身之主不能有以盡其心而無以知天下之理是以徃徃皆出於私意人欲而不能自反也程夫子之教人也使人居敬以存夫心如主人在家童僕之職各供其使令而不紊賓客之來各隨其所應酬而無差使人窮理以盡其心如善知路之人知適某處當從此知適某處當從彼如善識秤之人知某物爲若干銖知某物爲若干兩是以處君臣則盡君臣之義處父子則盡父子之仁處兄弟則盡兄弟之禮處夫婦則全夫婦之別處朋友則全朋友之信以至處天下之事亦莫不各有以盡其當然之則此程夫

子教人爲學之大畧也愚生自十五六時已有志乎此今用工七八年矣顧爲科舉之業所分而未得以專繼此儻得免於科舉之累而從事於此焉則吾之志得矣若夫一舉及第做狀元而使謂終身事業已了當者鄙人也愚竊耻之乃所願則學程夫子先生同姓人也家世之所傳果亦有異聞者乎願以教我

復董中丞書

澄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崇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澄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閑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之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

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
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群污之中心切慕焉二年之
後始得與同遊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
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澄居山中
持喪而閣下自南臺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
勢位之相縣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
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踈賤姓
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
過取其所不足取而以聞於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
急才如渴繇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
之以翰墨敦請諄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澄何人斯
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
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
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
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
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

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澄敢不
以古賢人君子之所以自處者自勉而事閣下哉邇
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鑽刺百端媚竈乞
墻不以爲羞舐痔嘗糞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
有以微幹其機而玉變其俗若俾踈賤之人驟得美
仕非所以遏其微倖冒進之萌也澄以古之賢人君
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
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
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
豈必其仕哉康節邵先生詩云幸逢堯舜爲真主且
放棄由作外臣澄雖不肖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
閣下澄感恩知報匪言可殫未繇庭叅敢冀爲家國
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

詩七首

勉學首尾吟四首

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兒何者謂英雄世間有事皆當

做天下無堅不可攻萬里行方由足下一毫非莫入
曾中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又

三十年前好用功日間莫只恁從容養成驕習皆因
富蹉過流光只爲慵人不脩爲何異獸蛇能變化即
成龍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又

三十年前好用功爲師不過發其蒙十分底蘊從人
說百倍工夫自己克舊學要加新學養今朝不與昨
朝同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又

三十年前好用功過時學力強求通從頭莫枉青春
日壯角俄成白髮翁既冠當除嬰孺態居今貴有古
人風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自警二首

前丙寅十八歲作

氣昏嗜卧害非輕才到更初困倦生必有事焉常恐

恐直教心要強惺惺縱當意思沉如醉打起精神坐
到明着此一鞭能勇猛做何事業不能成

又

元來一片虛靈府埋沒經年干滓穢場不特動時多走
逸覺於靜處亦飛揚晝間告巾被事牽引夜後猶如夢
擾攘喚起主人翁警省自宗分三徑不曾荒

懷黃縣丞

申時避亂宿四華蓋山丁丑四月

丞君丞君天一所十日不廿六床頭語粵從天紀渙散
來大半英雄化兒女舉世張頤啖糞壤君獨吐之不
肯茹舉世昧目蒙埃塵君獨去之不肯處大鵬垂翅
何人憐神龍失水癡懶侮當道林林立虎豺深山處
處多蛇鼠不堪嘯聚沒復出近來眠食間幾阻奔逃
無間天陰晴腹背浴汗頭沐雨心如清水到底潔身
寄白雲深處任伯夷叔齊上追蹤浮丘王喬與爲侶
洞巖殷殷生風雷仙館沉沉鎖煙霧山蔬可羨買米
炊何須更學農與圃有兒讀書紹家風有客清談忘

世務我自遠來亦云樂尋文別去徒延佇二親定省
不可曠安得終歲矻矻萬冊岡頭論今古

登撫州新譙樓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下弦之後登新譙樓緬

懷王丞相陸先生之流風成古詩一章奉呈

同志諸友

吾邦山水秀雄麗冠江右魏樓橫中天闊視納宇宙
懷哉二前聞吸料得醇酎身操冬雪明心田秋月

運轉八紘鈞繼續百聖胃純氣古難齊卓卓尚微

嗟予二三友高舉第一手杵糜五色石密補二天漏

至順壬申十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

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

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

其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

自己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脩己治

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沒
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
豈可有幾微倍繆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
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
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
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
先生微疚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慮者
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
此而不得自己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
善求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
雍虞集書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六 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七

學基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
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坐
如尸立如齊○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
心入之矣○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蕙禮不接心
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
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禮也者所以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持其志
無暴其氣○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操則存舍則
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

右前貳拾則

易二 論語五 中庸一 禮七 孟子五

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定性者動亦定靜亦定○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敬則自虛靜○有主則虛○敬勝百邪○有主則實○外物不接內欲不萌○若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心要在腔子裏○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此體

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定然後始有光明○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事皆足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

無違表裏交正須。相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斃於乎
小子念哉敬哉

右後貳拾則

周子三 程子十二 張子二 謝先生一

尹先生一 朱先生一

學統節文

易

書

詩

禮 儀禮 傳 逸經

周官

小戴禮

大戴禮

春秋

論語

大學

孝經

大學

中庸

孟子

右本言十

邵子

周子

張子

程子

右榦言四

草堂先生與梓卷之七終



程子